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七辑：各国中短篇小说）

俄国短篇小说译丛

郑振铎 选译

上海三联书店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七辑：各国中短篇小说）

◆ 短篇小说 ◆

俄国短篇小说译丛

郑振铎 选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国短篇小说译丛 / ；郑振铎编译 .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4
ISBN 978-7-5426-6146-3

I . ①俄… II . ①郑… III .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
IV . ① I5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8611 号

俄国短篇小说译丛

编 译 / 郑振铎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封面设计 / 清 风

责任校对 / 江 岩

策 划 / 嘎 拉

执 行 / 取映文化

监 制 / 姚 军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电 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50×900 1/16

字 数 / 280 千字

印 张 / 18.5

书 号 / ISBN 978-7-5426-6146-3 / I · 1348

定 价 / 96.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512-52601369

出版人的话

中国现代书面语言的表述方法和体裁样式的形成，是与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大量翻译外国作品的影响分不开的。那个时期对于外国作品的翻译，逐渐朝着更为白话的方面发展，使语言的通俗性、叙述的完整性、描写的生动性、刻画的可感性以及句子的逻辑性……都逐渐摆脱了文言文不可避免的局限，影响着文学或其他著述朝着翻译的语言样式发展。这种日趋成熟的翻译语言，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同时也助推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生成。

中国几千年来文学一直是以文言文为主体的。传统的文言文用词简练、韵律有致，清末民初还盛行桐城派的义法，讲究“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但这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情感、叙事和论述的表达，特别是面对西式的多有铺陈性的语境。在西方著作大量涌入的民国初期，文言文开始显得力不从心。取而代之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用白话文的句式、文法、词汇等构建的翻译作品。这样的翻译推动了“白话文革命”。白话文的语句应用，正是通过直接借用西方的语言表述方式的翻译和著述，逐渐演进为现代汉语的语法和形式逻辑。

著译不分家，著译合一。这是当时的独特现象。这套丛书所选的译著，其译者大多是翻译与创作合一的文章大家，是中国现代书面语言表述和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实践者。如林纾、耿济之、伍光建、戴望舒、曾朴、芳信、李劫人、李葆贞、郑振铎、洪灵菲、洪深、李兰、钟宪民、鲁迅、刘半农、朱生豪、王维克、傅雷等。还有一些重要的翻译与创作合一的大家，因丛书选入的译著不涉及未提。

梳理并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是在还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迄今为止，国人对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认同，大体没有超出那时的翻译范围。

当今的翻译可以更加成熟地运用现代汉语的句式、语法及逻辑接轨于外文，有能力超越那时的水准。但也有不及那时译者对中国传统语言精当运用的情形，使译述的语句相对冗长。当今的翻译大多是在

著译明确分工的情形下进行，译者就更需要从著译合一的大家那里汲取借鉴。遗憾的是当初的译本已难寻觅，后来重编的版本也难免在经历社会变迁中或多或少失去原本意蕴。特别是那些把原译作为参照力求摆脱原译文字的重译，难免会用同义或相近词句改变当初更恰当的语义。当然，先入为主的翻译可能会让后译者不易企及。原始地再现初时的翻译本貌，也是为当今的翻译提供值得借鉴的蓝本。

搜寻查找并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并非易事。

首先确定这些译本在中国是否首译。

其次是这些首译曾经的影响。丛书拾回了许多因种种原因被后来丢弃的不曾重版的当时译著，今天的许多读者不知道有所发生，但在当时确是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再次是翻译的文学体裁尽可能齐全，包括小说、戏剧、传记、诗歌等，展现那时面对世界文学的海纳百川。特别是当时出现了对外国戏剧的大量翻译，这是与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兴起的模仿西方戏剧样式的新剧热潮分不开的。

困难的是，大多原译著，因当时的战乱或条件所限，完好保存下来极难，多有缺页残页或字迹模糊难辨的情况，能以现在这样的面貌呈现，在技术上、编辑校勘上作了十足的努力，达到了完整并清楚阅读的效果，很不容易。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首编为九辑：一至六辑为长篇小说，61种73卷本；七辑为中短篇小说，11种（集）；八、九辑为戏剧，27种32卷本。总计99种116卷本。其中有些译著当时出版为多卷本，根据容量合订为一卷本。

总之，编辑出版这样一套规模不小的丛书，把世界文学经典译著发生的初始版本再为呈现，对于研究界、翻译界以及感兴趣的读者无疑是件好事，对于文化的积累更是具有延续传承的重要意义。

二

2018年3月1日

鄭振鐸 選譯

俄國短篇小說譯叢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引言

我們計劃着要翻譯許多重要的俄國短篇小說，集成一套的俄國短篇小說譯叢。這一冊是開頭的一本。

在這一冊裏，我們收入契利加夫，克洛林科，梭羅古勃及高爾基四個作家的作品六篇。這幾個人的作風是那樣的不同，那六篇小說的題材是那樣的歧異；但我們這集子原來祇是『譯叢』，故便也這樣的『酸辣並陳』的刊出了。除了契利加夫在獄中的一篇是魯彥譯的之外，其餘都是我歷年來所譯的。

契利加夫從一九一七年俄國大革命之後，便逃到國外，不曾回去過，他算是流亡作家裏的一個重要的人物。但在革命之前，他卻也是一位譏嘲沙皇的虐政而同情於革命

運動的作家。嚴加管束和在獄中是兩篇革命的故事，在此時此地讀來，也竟覺得有些同感呢。他的浮士德寫的一個舊俄時代的中等階級的家庭生活，那生活顯得是如何的疲倦與無聊。

梭洛古勃的你是誰寫得是那樣的悽美。克洛林科的林語和高爾基的木筏之上都是可怖的故事，有如逢到大自然的黑夜，風雨交加，電鞭不時的一閃的情景，那『力』是那樣的偉大。

對於這幾篇我都很歡喜。

譯者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目錄

浮士德·····契利加夫著·····	一
嚴加管束·····契利加夫著·····	四三
在獄中·····契利加夫著·····	一四五
林語·····克洛林科著·····	一七九
你是誰·····梭羅古勃著·····	一二二八
木筏之上·····高爾基著·····	一二五〇
作者略傳·····	一二七九

浮士德 (Faust)

契利加夫 (F. Chirikov) 著

當伊凡·美海洛威契醒來時，家裏的人已經都起來了，孩子們的高聲的喧嘩遠遠的可聽到，還有盤盪的相碰聲，以及客室中金絲雀清銳如警笛似的鳴聲。伊凡·美海洛威契不想起來——由牀上掙起來真是不容易，穿衣服真是一件麻煩事，以所以他躺在牀上抽着雪茄，一枝又一枝的，簡直沒有充足的勇氣爬起身來。他時常覺得惱怒，不滿意，因為伊凡·美海洛威契不喜歡那一種的生活規則：就是不管他願意不願意，卻迫着他急急的去梳洗，吃早茶，趕出去作工。

「去看看爸爸醒來了沒有，」他聽見他的妻的聲音，一個小頭如一個球似的圓，在

門中攢了進來。

『你起來了沒有，爸爸？』

『是的，是的！』伊凡·美海洛威契帶一種惱擾的呻吟答道，當他隨隨便便的漱口時，他瑣瑣碎碎的亂說着。

在飯桌上，他是愠怒着，坐在那里似乎爲深思所占據，不注意桌上的任何人。他的妻凝望着他，想道：『昨天晚上，他在俱樂部裏一定又輸了，現在不知道從那里可得到錢呢。』

在十點鐘時，伊凡·美海洛威契動身到錢行裏作工去了，到了四點鐘，他歸家來，疲倦，飢餓，惱怒。晚餐時，他把手巾塞進領間，有聲響的吃着東西，正像一隻豬在一個槽上。他的飢腸滿足了，他覺得和平些，用氣把兩頰鼓出，滑稽的說道：

『沒有東西了麼……現在略略的睡一會。』於是他走到他的書室裏，室內裝飾着

一只鹿的角，一根他永沒有用過的槍。咳嗽，吐痰，過了一會，他打鼾起來，鼾聲那樣的高，使孩子們都怕經過他的房門口，孩子們的乳娘，要想制止一場打架或爭鬧時，常驚惶的對他們說道：『一隻熊睡在那里……你們須要安安靜靜的，不然我要讓他出來了！』

伊凡·美海洛威契睡到了八點鐘，要有人進去喊他醒時，他總怒聲的叫道：『曉得了！』說完了，仍舊打着鼾去了。後來，他從他的書室裏出來，惱怒着，兩只眼睛張大着，真的活像一隻熊，他開口沙聲的說道：

『爲什麼沒有一個人來把我叫醒？』

『叫過你了。你說「曉得了」！』

『曉得了！一個睡着的人也會說話！茶缸預備好了沒有？』

於是他走進飯廳，坐在桌旁，手裏執着一張新聞紙，又帶着了一種好像沈入深思長慮之中的神氣。他的妻莎尼亞·巴夫洛夫娜正在倒着茶，身子隱在茶缸後面，看不見他

的岳母馬麗亞·彼特洛夫娜坐在飯桌的那一頭如平常一樣，縫補著孩子們的襪子，一隻襪跟伸蓋在一把茶匙上。大家都不說話，只時時的聽見一二句極簡短的問題，答語。

「還有沒有？」

「還有！」

「又沒有檸檬了麼？」

「牠正在你的鼻下！」

吃完茶之後，伊凡·美海洛威契動身到俱樂部去闖紙牌，牌闖完了，去吃一頓晚餐，在早晨二點鐘時回家，那時他的妻已經睡了。只有馬麗亞·彼特洛夫娜還在等著，頭髮鬆散著，穿著一件舊的短衫；她常常嘆了一口長氣去迎接他。伊凡·美海洛威契知道她的神祕的嘆息的意思；那是不說出來的對於他的行為的厭惡與檢查。於是他脫下他的套鞋，這樣的對她說：

「請你不必嘆氣！」

莎尼亞·巴夫洛夫娜並不厭惡她的丈夫；她對於他的打鼾與他的出外，都已安之若素了。只有馬麗亞·彼特洛夫娜看不慣這些事。

「一個好丈夫，真的是你所見的只不過他的晨衣掛在衣鈎上！」她常常這樣的說。

「不要這樣，媽媽……一切的男人都是那麼樣的……」莎尼亞·巴夫洛夫娜爭說道，但她的臉漸漸的憂鬱起來，濃厚的愁悶兜上了她的心。她在黃昏中走進客室，兩隻手負在背後，深思着什麼事，自己柔和的憂愁的啾唔着：

「在那遠遠的地平線前面的，是一塊福地……」

然後她突然的搖搖頭，走進育兒室，和孩子們玩着偶人，或告訴他們阿林諾西加妹或伊凡諾西加兄弟的童話。最大的孩子像他的父親。當莎尼亞·巴夫洛夫娜看護着孩子時，她朦朧的把思想帶回過去的時代，她的過去的女兒時代的隱約的幻像，把她靈

魂中的空虛，疲倦，厭煩與不平的想望的感覺逐了出去……

『媽媽，媽媽！現在講巴巴牙加的故事好不好？』

『很好。古時有一個巴巴牙加；她的瘦腿……』

『她也打鼾麼？』小女兒問道，她的藍色的張大的小眼睛，定定的專心的注視着她
的母親。

莎尼亞·巴夫洛夫娜笑了起來，捉住那個孩子在臂間，熱烈的吻着她，忘記了世界上的一切別的事。

他們每個月總請兩次客。他們的客人們全都是愚笨，平庸，不活動的人，在完全的一律中，在規則，平穩，無趣味中，過着他們的生活的，一生沒有一點災難。他們全都願意說着同樣的話，做着同樣的事。起初，他們坐在客室裏，談着他們的家宅，他們的孩子們的胃口，以及天氣。當莎尼亞·巴夫洛夫娜陪着他們時，她的母親在預備茶。在小碟子上放些

菓醬，她看看罐子，自己說道：

「可以用到了新的果季時呢，實在的！如果我們到了復活節還够用，我們要謝謝上帝了！」

她又把糖倒在糖皿中，看了看糖袋，想道：

「二十磅，真的是要一布特（譯注，俄國量名，等於三十五磅。）才恰好够用呢！」

「你們請來用茶好麼？」她到了門口，邀請那班客人們，她的臉上現着歡迎的微笑。

客人們如川流似的走進去，一路上釦緊自己的鈕釦。他們沈重的坐下去，嘲笑那些坐在桌角的人，說他們在七年之內並不結婚，於是一陣茶匙的響動聲，說着『可憐！』

「請！」他們的談資，又回到他們的家宅，他們的孩子們的胃口或牙齒，或米糧昂漲的事了。吃了茶之後，客室裏佈開了紙牌桌子；蠟燭，紙牌，粉筆，都已預備好了。每個人都被鼓動，於是來了一陣疲倦的情調，如當人們被逼的去做他們所沒有意思去做的事時所表現

的。男人們與女人們都各自坐在桌旁，在雪茄煙氣中，紙牌戲開始了，在辨論，爭執，互相吐責之後，他們突然的開始笑了，全體都似乎十二分的滿意，以爲自己是世界上的最快樂的人。他們成了最狂熱的人，有什麼人如果不加入鬭牌，表示一種淡漠的神氣時，他們便都着惱了。莎尼亞·巴夫洛夫娜並不鬭牌；她的職務是爲她的客人們預備食物，招待他們。當他們在鬭牌時，她和她的母親去預備晚餐，在預備時，有些小爭執，但卻不使客人們聽見她們爭吵的聲音。當女主人來說『請吃晚餐』時，客人們都匆匆的跳了起來，椅子榻榻的托響笑着走到飯桌邊，只有二三個人，比別人更熱心於打牌的，留在後邊，熱烈的辨論着牌上的事……主人來了，把他的手臂放在他們的腰間，領他們走去。

「現在喝一杯，」伊凡·美海洛威契常常這樣的開始。

連喝了好幾杯沒有說什麼祝語，後來他們開始舉杯祝莎尼亞·巴夫洛夫娜及其他女人的康健了。各人的臉漸漸紅了，眼光漸漸的快活了，從桌子的這一端到那一端起